

柏生
编著

心笔春秋

新华出版社



心 笔 春 秋

柏生 编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笔春秋/柏生编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4
ISBN 7-5011-3509-6

I. 心… II. 柏… III. ①新闻采访—经验②新闻工作者—
生平事迹—中国 IV. G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65 号

心 笔 春 秋

柏 生 编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 32 开本 8.5 印张 照片 1 题词 2 22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1-3509-6/G · 1304 定价: 16.80 元

孝建之人在世

孝建之人在世

孝建之人在世

孝建之人在世

孝建之人在世



作者简介

柏生 本名陈柏生，笔名肖柏，柏子，1926年生于北京，祖籍安徽安庆，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喜爱文学，中学时就受进步思想影响。

柏生 1946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随后即奔赴冀中解放区，1948 年底

分配到新闻岗位。1949 年 1 月开始在新华社当记者，3 月到《人民日报》做记者、编辑至今，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新闻记者。现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系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新闻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新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柏生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采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新闻作品，邓拓曾给她亲笔赠言：“万里云山如画，千秋笔墨惊天。”已经编辑出版的有《笔墨春秋三十年》、《柏生新闻作品选》、《柏生专访集》、《晚晴集》、《文泉集》等多部书。柏生尤其擅长写关于知识分子的作品，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她写过不少科学家和学者，如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高士其、

严济慈、茅以升、童第周、丁颖、赵忠尧、林巧稚、卢嘉锡、裴文中、孙冶方、梁思成、侯仁之等，还访问了叶剑英、徐特立、谭震林、李立三、何香凝等许多党政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以极大的热情接连写了十年动乱中蒙受不白之冤和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刘仁、邓拓、吴晗以及王若飞等，如《光明磊落，忠心耿耿》、《吴晗和他的一家》、《写在绢帕上的诗》、《春风吹又生》等，鞭挞了恶势力，伸张了正义。

柏生生活坎坷，在十年动乱中，接连失去了两个亲人，但她从未却步，始终以饱满的革命激情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1981年，她被评为《人民日报》社的好党员。

最近几年，柏生一面为报纸写稿，一面总结40多年的记者工作，在许多新闻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新闻业务方面的文章达20多万字，并给中央党校新闻班、中国新闻学院，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报刊社讲授了新闻采访的写作课，她还担任了新闻研究生和进修生的导师。她的许多作品被编入了新闻教材。

柏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务院授予她“杰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中国科学院授予她“科学之星”奖；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第10版《国际知识界名人录》收入了她的事迹，并授予她纪念证书。

1993年7月，美国传记研究所与英国传记中心于美国麻省坎布里奇召开20届国际名人大会，柏生是中国应邀少数名人代表之一。

自序

岁月也匆匆，岁月也峥嵘。自走出清华大学校门算起，竟也已近半个世纪！一天也没有离开自己心爱的新闻岗位！

已经出版的8本“柏生作品”采访专集，基本上记录了我的匆匆脚步。这脚步也匆匆，这脚步也坚实，因为它是我随人民的新中国诞生和成长脚步。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理解就是，人们五十岁左右，对自己的一生开始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反思和认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院校讲课。与其说讲课，还不如说是在向学生们讲述我几十年采访实践的感受、体会和心得。当时有的课有讲稿，有的是漫谈，未能留下片言只字。所以，这里选编的只是存留下来的那部分讲稿。此外，还酌收了部分专家学者如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和我的一些学生们写的谈我和我的作品的文章。匆匆结集，一则是记录我难忘的几十年记者生涯和这一段白笔黑板之间的讲课生涯，二则也是期盼专家学者特别是新闻界的同仁们，不吝教正。

柏 生

1996年5月

目 录

自 序	(1)
-----	-------

讲 学 篇

我热爱新闻事业	(1)
幸福的回忆	(9)
记者工作漫谈	(1 5)
采写通讯的几点体会	(2 7)
谈专访	(3 1)
科学人物专访的写作	(5 4)
谈新闻速写	(7 0)
实感与真情	(7 5)
匆匆脚步不是梦	(7 7)
科技新闻学的社会功能	(8 4)
社会新闻与社会	(8 8)
遥望南天盼君归	(9 7)
略论新闻文化学	(100)

风 格 篇

时代的音响	(105)
-------	---------

独特的散文风格·····	(107)
如见其人 如聆其声·····	(109)
不倦追求的结晶·····	(111)
科学文化的拓荒者·····	(113)
匆匆的脚步·····	(115)
风云人物的绘画师·····	(118)
以专访著名的女记者·····	(132)
满腔深情地奉献·····	(141)
常青树·····	(150)
女记者和她的家·····	(164)
岂不罹凝寒 松柏有本性·····	(168)
把它当一本教科书来学习·····	(173)
分流触石珮声长·····	(178)
坚强的性格 可贵的素质·····	(183)
带着受伤的翅膀飞翔·····	(187)
千秋笔墨惊天·····	(194)
拼搏中的柏生·····	(197)
“人民的记者”·····	(199)
沃土根叶茂 笔下文增辉·····	(201)
笔墨春秋人未老·····	(211)
匆匆的赶路人·····	(216)
榕城五日留下的思念·····	(218)
千秋笔墨总是情·····	(221)
柏生印象记·····	(223)
她同我们漫谈·····	(227)
质朴亲切的一堂课·····	(229)
要专·····	(231)
不尽情怀追舜禹·····	(233)
她同我们谈采访·····	(236)
言传身教 催人奋进·····	(238)

听柏生的一堂课·····	(241)
晚晴更添无限好·····	(242)
千淘万漉始到金·····	(244)
笔墨春秋三十年·····	(251)
磨难锻铸报国情·····	(253)

讲学篇

我热爱新闻事业

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时，我就非常喜爱文学。记得有一年冬夜，我坐在火炉旁看书，疲倦了，竟把一本精致的线装书《红楼梦》给烤糊了，母亲很惋惜。不久，母亲病逝，我幼小的心灵罩上了一层失去母爱的忧伤，使我在性格上有些多愁善感。这在我中学时代写的一些童年回忆的散文里，曾流露出这种感伤的情调。

1926年1月我出生在北京，祖籍安徽安庆。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大学任教。母亲出身于安徽望江的一个书香世家。我从小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生活，受到的自然是典型的知

识分子家庭的教育和熏陶。

我中学毕业，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大片国土之时，受进步爱国思想影响，不甘做亡国奴，毅然离别家人和亲友，跑到祖国的大西南去读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秋，我随西南联大回到北京清华大学继续攻读中国文学系，在清华园里度过了有意义的青春岁月。我们一群又一群青年人，在这里学习、战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寻求知识，寻求真理，投入了第二条战线的斗争，迎来了祖国的黎明。这时，我已是学生中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很紧张，学习的科目很多，《诗经》、《楚辞》、《历代文选》、《历代诗选》、《现代文学》，我都很喜欢。同时，我还选修了哲学和外国文学，除了上课，进图书馆看书，还要写学术论文。我在导师朱自清教授的指导下，写了《论诗经国风中之情诗》、《读楚辞九歌》、《论丁玲与萧红》等文学论文。我们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民主的学生运动。我们和时代的逆流搏斗，在反动派的迫害中前进。我们彻夜不眠地编写壁报，举行时事讨论会、辩论会；开诗歌晚会、文艺晚会；扭秧歌、唱革命歌曲。提起扭秧歌，我记得 1947 年除夕，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了一个师生同乐晚会，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教授带病来参加。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

大学时代的我，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向往革命理想的女青年，为了传播革命的火种，我和进步同学经常奔走在清华园师生之中，遗憾的是清华园里那无边的春色，那独具一格满园飘香的紫荆花和紫丁香，那美丽迷人的荷塘月色，我们却无暇细细领略。那时，我们最爱唱的歌是《青春进行曲》：“我们的青春像烈火一样的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一样的英勇，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那美好的歌词，至今激动着我的心。

1948年夏，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夕，正面临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党需要大批干部，于是，毕业考试刚刚结束，我来不及告别家人，又迈着急匆匆的脚步，从清华大学，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奔赴冀中解放区，投入革命队伍的怀抱，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二

在踏上记者之路的最初年华，那是多么幸福的回忆啊！幸福的回忆，总还是那么新鲜。

北京刚解放，满城荡漾着解放区带来的秧歌声，人们以新的歌声迎接新的生活。我们一群青年记者，每天骑着自行车，兴奋地为人民的报纸采访新闻。我们也和解放了的北京人民一样，满怀激动幸福的心情，在党的领导下，热情地工作着，常常是从清晨一直到深夜。热爱伟大领袖，热爱伟大祖国的强烈感情，要求向上，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革命事业责任感，时时鼓舞、激励着我们。在报纸编辑部，在老新闻工作者中间，大家一起过着“供给制”的俭朴生活，到处洋溢着一种亲密的革命友谊和团结战斗的气氛。

1949年6月19日，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了。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我随人民日报著名老记者李庄前去会场采访。开幕那天晚上，7点40分，伟大领袖毛主席走进会场时，场内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毛主席身着深灰色中山服，含笑向大家挥手答礼后，坐在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周恩来同志坐在主席右边，左边是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当他响亮地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时，会场立刻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他那宏亮的声音至今还好似响在我的耳边。庄严、朴素的会场里，弧形的会议席上，坐着130多位代表。他们代表着中国各个革命的阶层。无论是身着蓝布工人服和扎着羊肚白头巾的

工农代表、身着整齐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代表，还是穿着中山服或西装、长袍马褂和民族服装的代表，大家都显得那么团结友爱。他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整个会议，充满了团结和谐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会议中间休息时，毛主席离开座位，和许多代表一一亲切握手问好。

一天，会议休息时，毛主席从主席台前微笑地向会场中央走过来。当时，我正在会场里采访，迎面望到毛主席健步走来，不知如何是好。毛主席慈祥地问起我是哪个地区的代表，我拘谨地仰望着主席高大的身躯，轻声地回答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主席握住我的手，笑着说：“哦，人民的记者。”毛主席一眼看到身边的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的上海教育界青年代表，立刻拉住他的手，坐下来亲切地谈起来。毛主席也招呼我坐在他身边。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非常幸福地完成了这一幕感人的特写镜头的采访。每当我满怀激情追思这难忘的一幕时，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新闻工作者的温暖和关怀，就使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1949年7月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7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在百忙中出席了大会。那天，天气炎热，周副主席身着朴素的白衬衣，微笑地坐在怀仁堂的主席台上，会议休息时，我因大会报道问题去找周副主席。他亲切地说：“新闻中写的名字和排列次序，都对过了吗？一定不要弄错了。”接着，他又笑着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记者，要对人民负责呢！那个程砚秋的‘砚’字，可不要再写成‘艳’字了。记住了吧！”我拿出大会发的那本紫红色封皮的纪念册来，请周副主席签名留言，他随手翻阅了纪念册，沉思了一下，拿起钢笔，认真地写下了“为建立人民宣传工作而努力”这个对新闻工作者极为重要的指示。然后又亲切地对我说：“你们要像毛主席说的，好好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人民需要你们。”周副主席那带着苏北口音的话，至今仍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那笔迹刚劲、潇

洒，富有深刻含意的题词，至今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敬爱的好总理啊！您日理万机，昼夜操劳，可还那么细心地关怀着报纸的宣传工作。多少次会议上，是您关怀地问到报社记者来了没有？又是您常常亲切地招呼记者坐到前面去记录。您还经常在会上会下给记者改稿子，就连一个错字和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至今，我还珍藏着您改过的稿子和写下的宝贵题字。敬爱的好总理啊！我们多想再听一听您亲切的教导啊！

1949年北平刚解放不久，人民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生活。记得城市房屋问题条例公布后，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其中有些政策性问题需要作些解释，报社派我去访问当时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同志。

记得那是5月16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先来到市委，恰巧，叶剑英市长到前门外大栅栏一个电影院里去作报告，我急忙赶了去。等叶剑英市长作完了报告，他招呼我乘他的汽车，一同来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在汽车上，他亲切地问起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在解放区住过多久。说话之间，车子已经到了中南海叶剑英市长的住处。我因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请他发表谈话。他笑着对我说：“不要着急，你在我这里吃晚饭，饭后我和你谈。”吃过晚饭，我又忙着拿出采访本来。叶剑英同志当即发表了很精辟的意见，对北平市200万人民切身的住房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怀和重视。他还说，你们采访得好，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公布的关于城市房屋政策的条例，是经过各方面人士慎重研究讨论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认为城市房屋应该合理保护，这样不仅可以繁荣新北平的建设，更可以建立起房屋租赁的正常关系。最后，叶剑英市长对我说，任何法令公布后，都要在实施中随时加以修正，我们需要各方多提供意见，以便能更完善地处理人民关心的问题。

采访完毕，叶剑英同志叫我在他的办公桌上写稿，他坐在旁边看报。我紧张地写好后，请他审阅修改。叶剑英同志是那么和

蔼可亲，仔细地一句句推敲后，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然后叫司机立即送我回报社，还嘱咐我如有问题，可打电话给他。当晚，我把这条重要新闻交到编辑部。第二天，报纸在一版配评论发表了。

像这样的采访是很多的。这种幸福的回忆，已成为我进行采访活动的鼓舞力量。30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新闻事业倾注了多少心血啊！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亲切的教诲，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三

在30多个春秋的记者生涯中，我一直工作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里。我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新闻、通讯、特写、专访、评论，我都写过。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的“北京猿人之家”到长白山麓茫茫的林海雪原，从秀丽多姿的江南水乡，到重峦叠嶂的塞北峻岭，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曾留下了我的足迹；从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到年轻的战斗英雄，从人民爱戴的艺术家到深街小巷里的家庭妇女，从桃李满天下的老教师到年轻有为的技术革新能手，都在我的采访之列。人们说，记者像一个匆匆的赶路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风尘仆仆，一生都在行进。确实，为了采写好报纸上的每篇文章，为了替人民说话，记者每走一程都要付出多少心血和代价啊！为了坚持在采写第一线，在我幸福愉快的记者生活中，也曾出现过狂风暴雨，我也曾迈过沉重艰难的步伐啊！

人们的境遇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生活联系着。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也同样给我带来了不幸。我的爱人是1937年在太行山区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57年，他遭到了厄运，错划成右派，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劳改去了。从此，我用父母双重爱抚，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养育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照

料瘫痪在床的婆母。我打起精神照样去采访、写作。谁知，祸不单行，灾难又一次次地落在我的头上。十年动乱袭来，我的爱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去世。1975年，我心爱的小儿子随学校到北京平谷县海子水库工地劳动，他带头排除施工中的障碍，在砂石层搬大石头时，因工作面突然塌方而英勇牺牲。那时，他才18岁呀！我闻讯赶到现场，他死了。我的儿子，我的爱，我的希望和寄托……

在我遭遇到重大不幸时，数学家华罗庚从医院写来了长信慰问，物理学家严济慈、生物学家童第周、科普作家高士其等都表示了亲切的关怀和慰问，这使我感到友谊与温暖，这是来自采访工作中得到的友情和慰藉啊！

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我终于挺住了，压下了心中的悲痛，忘掉了个人的哀伤，抬起沉重的脚步，坚韧执著地采访、采访、采访，让新闻事业紧紧地拥抱我的身心，那里有追求、有欢乐，也有寄托。是新闻事业帮助我克服和抑制了感情上的打击。对于新闻写作的沉醉是我精神上的追求，对各种先进人物的采访是我精神上的慰藉。

从我个人的遭遇中，我对十年内乱中受到迫害的家庭，产生了深深的感情。一种新闻记者的责任感激励着我，在十年内乱后，我含着眼泪，倾心写了好几篇关于受迫害人们的报道，鞭挞恶势力，伸张正气。我写了为王若飞及其家庭恢复名誉的《春风吹又生》；我写了北京人民深切怀念刘仁同志的《光明磊落，忠心耿耿》；我写了十年浩劫中《吴晗和他的一家》；我写了满浸邓拓夫妇血泪感情的《写在绢帕上的诗》。

我在写作中就有这个体会，对采访的人和事，自己在感动着，就有写作的冲动，自己的感情也必然带到了笔下。无动于衷地写作，不仅十分困难，也叫人十分苦恼。罗曼·罗兰说：“要散播阳光到别人心中，总得自己心里有。”要使读者感动，自己首先得要